

不羈的 飛

亦

舒

新

經

典

新世界出版社

亦舒
著

那个可爱、温柔、善解人意的少女不见了。短短六年，好像没有过三秒不感痛苦。不过，这些对于她来说，你重要的想她的人，她不曾存在了。她依旧不羁地，她活在一个她再也没有了。

字字痛下人，不痛接受有人逆她意思。



1247.5
1040

123262

不羈的

凡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RBR 11 / 12

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2360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羁的风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5.5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187-640-7

I.不... II.亦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39924号

不 羁 的 风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+广州天地

作者：亦舒

责任编辑：杨雪春

统筹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32开 印张：6

印数：1-20000

版次：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640-7/1·216

定价：1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亦舒
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162



房东马太太就住在楼上，还有什么瞒得过她。已经多次来敲门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只是说：“唐小姐，房租已欠了四个月，请付一付。”

语气不见得不客气，可是给人一种毫无回旋余地的感觉。

唐清流知道她将走到绝路。

快餐店的薪酬，只够她乘车吃饭，无论如何省不下房租，不知不觉欠下四个月。

清流没有哭，抹泪不是办法，应征工作才是正经出路。

打开报纸看分类小广告，路数多多。

都会中什么营生都有，想像得到的，难以想像的，林林总总，任君选择。

最多、最适合她做的，可能是“伴游公司聘请年轻公共关系主任”，



但，那是色情行业，无论如何不可下此策。

清流从来没考虑过这类工作。

终于，她看到一则很奇怪的启事：“征用骡子，需拥有旅游证件。”另外一则是“廉价代理旅游证件”。

清流一见用词如此隐晦，便知道是非法勾当。

可是，她也愿意一试。

清流工作时间自清晨六时至下午二时，发了薪水，她把现款全交给房东。

“先付一个月，请通融包涵。”

马太太嗯了一声。

真熟悉，声音、态度活脱似清流后母。为了避开这个晚娘，清流远走他方。年轻的她太天真了，无财无势的人，到处看得见晚娘脸，哪里避得过。

东二十二街属比较杂乱的区域，巴马路酒店不难找，臭名昭彰的一个地方，三教九流云集。

清流想退缩，但终于决定到三楼见识一番。

她按铃，有人在里头张望，隔了两三分钟才把门打开。

“找谁？”

“呃，我来应征。”

“应征什么？”

清流不十分肯定，试探地问：“骡子？”

那人让她进去，房间里一男一女，上下打量她。

那男人走开，那女子笑嘻嘻问她：“你可知骡子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吃苦耐劳。”

那女子笑了：“说得很好，你可是急需钱用？”

清流点点头。

“旅行证件带来没有？”

清流把证件交给她看。

那女子仔细翻过才开口：“五天工作酬劳是一万美金，你说如何？做得好，每个月都找你。”

清流不相信有这样好差使：“做什么？”

“首先，你到南美洲某市去见一个人。”

清流睁大眼睛，一提南美，她已明白一半，不禁气馁。

“他让你带一点东西到欧美，或是伦敦，或是纽约，交了货，你可以回来，酬劳平安进袋。”

清流嗫嚅答：“原来如此，我需考虑。”

那女子并不勉强：“不必害怕警方，交易不是在本土进行，他们理不了那么多。试想想，乘两次飞机，带半公斤货物，便有万元进账，多开心。”

清流鼓起勇气说：“货物……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女子闲闲地站起来，走到清流面前，伸出手，拍拍清流的胃：“这里。”

清流退后一步。

那女子笑笑坐下。她面前有一盘葡萄，她摘下一颗，放进嘴里，骨



碌一声吞下，“看，不难。”

清流已经说不出话来。

“包装得很严密安全，绝无泄漏危险，你放心。”

清流退至门角：“想清楚了，我会再来。”

她拉开门，逃了出去。

并没有人阻止她，清流奔到街上，才发觉背脊上爬满冷汗。

她茫然踌躇，口袋内只剩十元八块，不知怎么办好。

太阳还没有下山，街角流莺已经出现，像黄昏天边的那一抹淡淡的月影，朦朦胧胧，飘零似的鬼魅。

车子停下来，女子探上去议价，接着立刻上车离去。

清流步行回家。

到了这个地步，也许该向后母求情。

“你决定出走，大抵是不打算回来了吧？”

后母声音里居然有一点欣喜。

“已经二十一岁了，是合法的成年人啦，寻到出路，哪里还关得住。”

父亲一声不响，一直吃饭夹菜。

比她小三岁、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心不在焉地问：“那么，多余的一张床可以拆除，多放一只柜挂衣服吗？”

只要把家具挪一挪，世上就没有她这个人了。

当日跟王遇信走得真高兴，好似向新生活迈进似的，前途无限。

王遇信并非坏人，一切不是任何人的错。

一年后，他患病，每日傍晚发烧，到了清晨退去，日落后又起。经

过详细检查，证实是肺病。

他立刻作出决定：一、辞职休养，搬回父母家中，有人照顾起居；
二、与清流分手。他再三道歉，把所有积蓄交给她，含泪而去。

开头他们还有联络，之后，王家父母来接电话，老是说他在午睡。
即使是早上十点多，王遇信也永远是睡着了。

手头有限的现款渐渐花光。

她仍住在原来的地库里，可是欠租好几个月。

清流的身分好不尴尬。

旧时朋友失去大半。接着，有人发觉她的情况比从前更加不如，纷纷疏远。

清流落了单。

原本以为男友病愈后会来找她，她一直不搬家。

后来，忍不住与快餐店同事苏珊谈过这个问题。

中年的她很有生活经验，闲闲道：“应该早就痊愈了。”

“是吗，那么快？”清流一愕。

“有特效药。服食第一粒即生效，病人可如常工作，一年后可杜绝病根。”清流不做声。

“算了，”苏珊叹口气，“重头开始只有更好，别放在心上，世上太多男人，太少时间。”

终于证实了。

清流非常沉默，如常工作生活。

一直到现在，开销出了问题，才真正烦恼。

苏珊看着她笑笑说：“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一定有办法，我不会替你担心。”

天生的本钱搁在那里，用不用，怎样用，就看当事人了。

伴游公司林立，酒吧永远请人，没有借口。

第二天，清流去应征。

伴游公司办公室布置雅净，令人舒服，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士出来招呼她。

清流发过誓不来这种地方，可是今天不得不厚颜地坐在人家面前，内心无比憔悴。

她未开口之前，人家先要同她谈条件。

那中年男子自衣柜里取出一袭丝袍子，笑笑说：“那边有间更衣室，去换上这件衣服，出来看看。”

清流楞住，她是送上门来的货，人家自然要看货版。

衣服接在手中，不知多少人试穿过，有点腌臢，清流又想夺门而逃。

这次，她没有走。她冷冷地走进更衣室，只迟疑了一会儿，房间里会有偷窥装置吗？

她匆匆脱下衬衫长裤，换上袍子。

果然，衣服上有些微剩余的香水及头发油腻味。

清流讪笑，难道还期望太阳晒过的清香不成。

她扣好钮扣，轻轻走出去。

不知怎的，那中年人忽然站了起来，有点惊艳的样子，然后，才缓缓坐下。

他这样说：“马上可以开始，每小时薪酬是……公司与你四六拆账，你四我六。”

清流没想到会顺利及格录取，觉得是一种荒谬的安慰，一时出不了声。

半晌她问：“伴游，需要做些什么？”

那中年人好不讶异，但经验老到的他却无意讪笑，只是简单地回答：“你是客人的女伴。”

“可以拒绝客人的要求吗？”

“事事都说，客人会觉得尴尬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有无底线？”

中年人肯定地答：“当然有，危害健康、生命全不做，我一直叫我手下的女孩子安全第一。”

清流内心一片空白，无悲无喜。

“几时可以上工？”

清流问：“你几时要用人？”

“随时，今晚如何？我们会同你联络。”

就这样说好了，清流换回原来的衣裤离去。

从前，她也常常诧异女子是如何会沦落在街角上，现在，她多多少少明白了。

等公车回家时，一张破报纸卷到她足踝，贴住不放。她伸脚去踏，它仍然不肯离开，纠缠不休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清流听见身后一阵扰攘，她转过头去，吓一大跳。

只看见一个瘦削的女子被人用力按在地上，双臂被扭至背后。她痛苦地嚎叫，像只受伤的狗发出哀号。

四周围有许多人冷眼旁观。

“扒手，偷人钱包，当场拉住。”

“最该死不过，要好好地打。”

公车来了，清流不敢再看下去，一颗心突突跳，低头找一个座位，缩在一角。

人兽之间，只差那么一点点，她唐清流已接近边缘地带。

半晌，喘息过来，发觉那张旧报纸仍然贴在她脚底。

清流只得用手去扯。

一拉，手中撕下一小块，看到的是一则聘人小广告。

清流一怔，不由自主读起来。

“中年女士征求女秘书一名，年二十五至三十五岁。相貌端庄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大专程度，有护理常识更佳，请电二七八一三三与程先生洽商。”

这是几时的广告？

脏报头已不知所踪，清流紧紧抓紧那一角报纸，几乎马上决定应征。

回到家，第一件事便是拨电话去约时间。

那位程先生相当客气：“我们还没有请到，前天刚刊出广告。唐小姐，请问你籍贯何处？”

“上海。”

“会说流利英语及普通话吗？”

“都会。”

“请你立刻带文凭及其他证件到锦绣路一号来面试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方便吗？”

“可以，我马上来，一小时后可到府上。”

她洗了一把脸就出发，足足半个钟头才到那幢小别墅。

清流迟疑了，这个女秘书不好做，每日交通来回时间就吃不消。

一进门是小小会客室，女佣请她坐在那里等。

半晌，那位程先生出来了，约六十多岁年纪，穿唐装短打、布鞋，
在清流眼中，是个古装打扮的人。

“程先生——”

“叫我老程得了，我是刘太太的管家。”

清流唯唯诺诺。

他上下打量清流：“唐小姐，我想看看你的证件。”

清流立刻把证件呈上。

“嗯，条件不错，为何不升学？”

清流笑笑不答。

老程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是家境不允许吧？”

清流点点头。

“刘太太的意思是，需要一份身体检查报告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

“这是指定医生，费用由刘太太负责。”

清流大胆地问：“我可否见一见刘太太？”

文明世界，小伙计也有权看清楚雇主才上工。

老程沉吟一会儿：“我去问一问。”

他进去了。

清流一个人坐着，半晌不见回音，后悔多此一举，乞儿还要意见多多，真正讨厌。

女佣人捧出茶点，清流一看，是小小精致的火腿三文治与巧克力蛋糕。管家十分体贴，她吃得一点不剩。

又足足等了大半个小时。

老程出来了，他低声说：“太太刚起身，请随我来。”

清流立刻抿一抿鬓脚，拉一拉衣襟，跟着老程走。

刘太太房间在二楼，一进去，是私人起居间。

窗帘都严密地拉拢，光线幽暗，清流的双眼过数秒钟才能视物。

她与老程又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，卧室两扇门一左一右同时打开，清流吃了一惊，一辆轮椅由看护推了出来。

真没想到刘太太不能走路。

清流定睛一看，惊骇地发觉那并不是一位中年太太。这刘太太起码已有七十岁，白发苍苍，用一方丝巾包着。身上穿着考究的袍子，又干又瘦的双手搁在轮椅扶手上，可是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，正仔细地打量唐清流。

清流站着动也不敢动。

老程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已经与看护一起退出去，会客室只剩她们二人。

刘老太太开口了，声音干涸苍老：“我叫刘巽仪，你可以叫我刘太太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看见了，我行动不便，需人服侍。”

清流点点头。

“你可愿做这种工作？”

清流答：“我做得来。”

“过来，近一点，在这张椅子上坐下。”

清流照她的意思做。

“平日，我不需要你。”

清流抬起头来。

“下个月，我将乘船出海，需要一个游伴照顾我，为期四个星期左右。换言之，这只是一份临时工。”

清流不敢露出失望的神色来。

“不过，我可以付这个价钱。”

刘太太说了一个数目。

啊，这几乎是快餐店五倍薪酬。

刘太太又说：“况且，你可以乘船到地中海观光，你去过欧洲吗，唐小姐？”



清流摇摇头。

“不过，我得事先警告你，我体弱多病，行动不便，而且脾气古怪。”
愿意承认自己不易相处的人，到底还有良知，清流微微笑。

刘太太凝视她。

清流收敛了笑脸。

“检查完身体，你可以先搬到我这里，熟悉一下环境与工作程序。”

“是，刘太太。”

“没你事了。”

清流刚想退出去，却又被她叫住：“慢着。”

清流转过身去听吩咐。

“过来。”

清流走到她面前。

“蹲下。”

清流蹲得同轮椅一般高低。

老太太忽然伸出手来，抚摸清流的面孔。她的手指有点颤抖，摸遍了年轻女郎的五官，在浓眉上再三巡回，然后，她拧她的面颊。

叹口气说：“红颜，红颜。”别转面孔。

清流站起来，感觉说不出的怪异。

老太太按铃唤人。

看护匆匆进来，把轮椅推走。

清流还听得老太太轻轻说：“红颜弹指老，刹那芳华。”

卧室门已经关上。

清流回到楼下，老程咳嗽一声，迎上来。

“怎么样，唐小姐？”

“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。”

过一日算一日。

老程沉默一会儿：“太太的工不好做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你需处处忍着她一点。”

“我懂得。”

“太太心地其实不坏，为人亦算慷慨，只是现在年轻男女都说不会迁就。”清流唯唯诺诺。

“你考虑清楚了？”

“我断不会中途而废。”

“非常好，我叫司机送你出去。”

回到家，清流吁出一口气。

房东马太太在等她。

“唐小姐，该付房租了。”

“这几天一定想办法付清。”

马太太笑笑：“我也有子女需要照顾，不等钱用，不会把住宅分租出来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过两日，医生把健康报告送到刘宅，老程在电话中对她说：“唐小姐，你可以随时来上工。”